

声音里的童年

李斌

清明节回老家扫墓,行至山谷间,忽然听到久违的布谷鸟鸣声。那一声声“布谷布谷”,混着戴菊鸟的啼叫,在山间交织成曲。这熟悉的声音,瞬间将我拉回到童年。

小时候,山谷里布谷鸟一叫,大人们就念叨:“布谷布谷,赶快种谷!”等戴菊鸟的脆鸣飘起来,又会笑着喊我们:“菊花雀叫啦,蔬菜冒尖咯!”我们便跟着哥哥姐姐,挎着布袋往山里跑,拔野菜,掐蕨菜。

我们小孩最爱的,还是摘各种野果吃。记得有一次,我和康康、明明提着小篮,去县医院旁的山坳采蓬蘽。那片蓬蘽从里果子真多,绿叶底下藏着红玛瑙似的小果,太阳一晒,甜香直钻鼻子。

暑假里,我们每天都泡在新安江水库里。沿途梧桐树上的蝉叫得震天响,像无数只小喇叭凑在耳边喊:“热死啦!热死啦!”听得人心烦躁,偏又像在挑衅。于是我们每天出门,总不忘带上竹竿网兜,路上顺手抓几只蝉取乐。

午后的日头像块烧红的烙铁,我和明明、

彤彤拽着竹竿。裤腿卷到膝盖,光脚丫踩在烫人的沙子上,忍不住直蹦跳。明明突然止住脚步,用右手指竖在嘴边:“嘘!看那棵!”抬头望去,最前头的梧桐树上,一只油亮的黑蝉正趴在枝丫上,肚子一鼓一瘪,叫得正欢。我们猫着腰凑过去,举着绑了网兜的竹竿,一点点往蝉挪去。那蝉像是察觉到了危险,突然停了叫,翅膀刚要展开,说时迟那时快,明明猛地一兜,蝉“吱呀”一声落入网里,扑腾着发出哀鸣。明明小心翼翼地吧蝉从网里摘下来,塞进彤彤捧着的玻璃瓶里。

入秋后,蟋蟀“蚰蚰蚰”的叫声像勾人的小铃铛,专门勾引我们这些小男孩。斗蟋蟀是我们那时的头等乐事。装蟋蟀的笼子是自己做的,截一段胳膊粗的毛竹,对半劈开,锯下一拃长的竹段,用细竹篾编上网格,再在一端刻出个能拉的小竹门。

捉到好蟋蟀可不容易。山坡的草丛里,常会突然窜出色彩鲜艳的蜥蜴,我们总被吓得魂飞魄散。面对此起彼伏的叫声,先得分辨出哪只中气最足,再循声找它的洞口——那洞口往往垒着一层薄土做掩护。我们举着竹笼对准洞口,用细棍捅破尘土直捣洞底,里

面的蟋蟀就会懵头懵脑地跳进笼里。

斗蟋蟀之前,得先把一只蟋蟀放进笼里,用硬纸板隔在中间,再放进另一只。然后掐一段牛筋草,把草茎撕成细须,隔着纸板挑逗两只蟋蟀,引它们对着纸板张牙舞爪引吭高叫。猛地抽掉纸板,两只面对面“狭路相逢”的蟋蟀便红着眼扑上去厮杀。斗之前,还得先辨清两只蟋蟀的相貌体型,比如“红头”对“黑头”,“红牙黄”对“琥珀青”,要是两只都是“红头”,斗上几回合就分不清谁是谁了。我们把装有蟋蟀的竹笼塞进书包里,课间就各自掏出来斗上几回。有次上课,抽屉里的一只蟋蟀不知是耐不住寂寞,还是被琅琅的读书声勾得发痒,突然“蚰蚰蚰”地叫了起来。这叫声像发令枪,引得其他抽屉里的蟋蟀也跟着此起彼伏地叫开了,教室里顿时乱成一锅粥。

冬日里,最勾人的就是那“扑通扑通”的拨浪鼓声,总能把我们肚子里的馋虫勾出来。那是义乌货郎挑着担子来“鸡毛换糖”了。

他们卖的糖,有糖块也有糖饼,我们叫它梨膏糖。用鸡毛或鸭毛都能换梨膏糖。那时我们镇上家家户户都养鸡,杀完鸡的鸡毛都

像宝贝似的存着。

有一回,“扑通扑通”声后又传来了“鸡毛换糖”的吆喝声,我哥哥照例像双脚装了弹簧似的冲向鸡笼,可笼顶上的鸡毛早已空空如也。他转身急吼吼地跑到公共厨房,盯上了爸妈放在灶头上的牙膏壳。那时的牙膏壳有锡皮和铝皮两种,一支锡皮壳能换五颗糖,铝皮的只能换三颗。我哥翻出一支锡皮的,可里面的牙膏还没挤完,情急之下,他把剩下的牙膏全挤在一只小碟里,攥着空牙膏就冲了出去。

过年前后,有一种声音让我们又怕又盼——那是爆米花的“嘭”声。一听见“爆米花喽”的吆喝,我们这帮孩子就啦啦啦啦过去。只见师傅坐在小凳上,一手有节奏地拉着风箱,一手转着炭火炉上那只黑葫芦似的压力锅。等他觉得火候到了,就起身把“黑葫芦”卸下来,将“葫芦”口对准地上的麻袋。这时候我们早如鸟兽散,逃得远远的捂住耳朵。随着师傅用撬棍一扳,“嘭”的一声巨响,比炮仗还震人,热气裹着的烟冒出来,爆米花像雪花似的涌进麻袋,空气中瞬间飘满甜香。我们立刻蜂拥而上,抢着捡起地上的爆米花塞进嘴里,又热又脆,甜到心坎里。

当然,我们最喜欢的还是过年的鞭炮声。在“噼噼啪啪”的响声里,我们小孩能穿上新衣服,能吃到平时碰不到的好东西,还能少做家务活儿,甚至啥也不用干。爸妈也不会随便摆脸色,和邻里所有大人一样,他们会笑呵呵地由着我们快活几天。

最让我心动的,是能拿到长辈们给的压岁钱,虽然每次只有几毛,但足够我买好几本“小人书”了。

漫步京西

马克

初夏,漫步在永定河畔
把一处处老地名游览
发电厂,火车站
八角村,模式口
衙门口,北辛安……

我仰起头,问默默矗立的高炉,那些热闹场面与沉寂的冷却塔
聊聊过往,翻拣过去微风拂面,秀池不语
波光粼粼的水面上
一群绿头鸭、斑麻鸭
邀请三两只鸳鸯结队嬉戏

环顾这片老厂区
攀岩,轮滑,年轻人
在这里释放青春与活力
滑雪大跳台如同飞天飘带
在蓝天白云下,舞动
老厂房华丽转身
仿佛把一尊美轮美奂的
艺术雕塑,安放在
京西大地



5月19日,在黑龙省齐齐哈尔市一处湿地,东方白鹳在照顾雏鸟。

近日,在中国最北省份黑龙江省,北归候鸟陆续进入“育儿期”。它们在各处栖息地开启“带娃”模式,为初夏的龙江大地增添了勃勃生机。
新华社发(王勇刚 摄)

北归候鸟“带娃”忙

华章

这是夜里九点多的城市,白昼的喧闹褪去。我站在路边等网约车,风裹着浓厚的潮气,一阵阵吹在身上。不多一会儿,网约车缓缓靠到眼前。司机是个五十多岁的师傅,眉眼间透着一股刚硬。

行至一个路口,前方的车辆为了避让横穿马路的行人,轻轻踩下刹车,车速瞬间慢了下来。不过是短短几秒钟的等待,这位司机师傅立马皱起了眉头,嘴里小声嘟囔起来,没有难听的话语,就是藏不住的不耐烦。上了年纪的人,夜深人静依然要在大街小巷忙活,免不了有焦躁之气,这不过是普通人奔忙劳碌的样子。

车子重新启动,车厢里又恢复了安静。这时,驾驶员师傅嘟囔了一句什么,我没有听清,只见他一只手紧握方向盘,另一只手抚摩汽车变速杆边上放着的一只小鞋子。鞋子不过成人巴掌大,看样子是两三岁小孩穿的。他伸出粗糙的手指,一次次轻轻摩挲那只

稚嫩的小童鞋,指尖动作轻柔缓慢。他刚才还满脸急躁、神情紧绷的模样,在触摸到小鞋的那一刻,消散得无影无踪,眉头也舒展开来。

他一边轻轻摩挲着小鞋,一边低声自言自语:“全靠它稳住我的脾气,一摸这个,心里的火立马就消了,这是我小孙子的鞋。”他微笑着告诉我,孙子两岁大,是最黏人的时候。随后他又说,自己性急易怒,开车时有路怒症,控制不住情绪。最后实在没有办法了,就把小孙子的这只鞋带到车上。一开车,摸摸这小鞋,脑海里就浮现出小孙子的稚嫩笑脸,所有的急躁、烦闷、疲惫,一下子全没了。

我心里有一点微微的触动。我忽然就想起自己刚刚三岁的小孙子了。他也正处在天

夜车里的小童鞋

真烂漫的年龄里,每天都蹦蹦跳跳,一见面,就伸出小手跑过来,奶声奶气地叫爷爷。他会抓住我的手要闹,会把他认为最好的玩具递给我,会歪着小脑袋说暖心话,一言一行都透着孩童特有的天真可爱。我常常被这个小家伙牵动着心绪。此时,听司机师傅讲述,看着那只承载着牵挂的小童鞋,一下便懂了他心灵深处的柔情。

那种心境,难以用语言来表达。是一种真实的愉悦,一种走南闯北心里却念念不忘的牵挂,一种累得不行却满是微笑的表情,一种夜深人静赶路时炽热的心跳。

窗外灯火在倒退,潮湿夜风柔润,车厢里荡漾着温情。车子就这样,继续在春夜里前行。

丁玲与桑干河

张永生

我们一行13人冒着细雨在桑干河桥畔驻足时,忍不住迸发出一声声呼喊:“桑干河,我们来了!”

打开历史的封条,丁玲所著的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这部描写乡村土改风云的大书,从1946年最初动笔算起,时光已匆匆走过80年。

早在左联时期,丁玲在上海文艺界就声名鹊起。她就像辛弃疾、陆游一样,上马能征战,下马能吟诗,是能文能武的巾帼女侠。丁玲写作的地点,在河北省涿鹿县桑干河旁的温泉屯村,这里古树掩映,民风淳朴,桑干河流经村落。丁玲在这里白天组织农会搞土改,夜晚便挑灯伏案写文章,历时两年多完成的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》书稿,就是以这里为生活蓝本,塑造出一个个鲜活的人物。丁玲也从思想上实现了一次跨越。

面对敌军的封锁,那时的丁玲甚至做好了上山打游击的准备,完成了被毛主席称为“从文小姐到武状元”的蝶变过程。20世纪50年代,社会上刮起一阵批判丁玲“一本书主义”的风潮,其根本原因是丁玲针对当时文坛上的粗制滥造作品发出呼吁,提倡作家认真地写一部立得住的好作品。这就是后来被歪曲为个人主义的“一本书主义”,丁玲也由此受到一系列不公正的待遇。直至1980年她正式恢复党籍和名誉,劫后余生的作家自感时日不多,她更加努力地投入到办刊和文学创作中。

今天,桑干河仍然流水淙淙。80年前,依山傍水的温泉屯村,用温暖的怀抱接纳了延安作家丁玲;80年后,以丁玲命名的各种公园、葡萄园、地名、展览馆、博物馆,为当地的旅游业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,改善了当地百姓的就业环境和生活质量。丁玲用自己的名人效应默默回报了温泉屯村这块热土,正是她的一本书,激活了默默无闻的桑干河,并叩响了通向世界的大门,让这座并不热闹的小县城,迎来勃勃生机。丁玲和桑干河,是镶嵌在涿鹿百姓心中的两块熠熠发光的勋章。

槐香,怀想,怀乡

刘世河

送幼子上学,每次都要翻过一座小山。是山,也是一个小公园,静立于都市一隅。前年刚进山,立马就有一股香气扑面而来,我循着香味,环顾一圈,这才发现,不过是两天没来,满山槐花竟都开了。待爬上山顶,向下一望,整座小山仿佛刚下了一场盛大的雪,颇为壮观。

行至半山腰,见一满头华发的大妈正站在一块大石头上采摘槐花。大妈个头不高,有些瘦削,需要踮起脚尖才能够得着低垂的树枝,但动作很麻利,看得出这槐花活儿早已是轻车熟路。看着她忙活的样子,我一时有点发呆,这种画面我曾经那么熟悉,大妈的背影像极了我的母亲。

在我的鲁北老家,村前村后,路旁沟畔,到处都是这种刺槐。每年五月槐花盛开时,放眼望去,宛如一场大雪淹没了整个村庄。因此,老家人都戏称这叫“五月雪”。从我记事起直到17岁那年离开老家,几乎年年都会跟着母

亲一起置身于这片“五月雪”中采摘槐花。

那时候的槐树长得都很高大,父亲特意给我们制作了一个摘花“神器”,就是一根笔直的竹竿,顶端牢牢地绑着一个粗铁丝折成的弯钩。母亲仰着脸用它瞄准目标后,手腕一拧,一嘟噜一嘟噜的槐花便随着“吧嗒吧嗒”的几声脆响从天而降。我的任务便是弯腰捡拾这纷纷落下的满地槐花。

槐花的吃法有很多种,不过过时物匮乏,母亲常做的就是槐花团子和槐花饼子。槐花团子简单些,就是将槐花洗净控干后和玉米面掺在一起,然后用手团成团,直接放在篾子上蒸。出锅后即可食,若蘸着蒜泥吃,则味道更佳。槐花饼子虽也是玉米面,但区别是面要和得稍硬些,以便往铁锅上贴时不易走形。槐花饼子因为有一层在锅壁上烙出的“馍馍”,又酥又脆,跟槐花的甜、玉米面的香掺杂在一起,特别好吃。

后来我当兵、上学,离家越来越远。母亲每年都会特意晒一些干的槐花给我留着。干槐花我有两种吃法,一种是烙槐花饼,可以掺

点肉馅,鲜香酥嫩。另一种就是泡茶喝,看着白白的花瓣在杯子里慢慢伸展腰肢,嗅着浓浓的花香,恍如漫步在五月的槐林里,沁人心脾。

槐花如此之美,可是在许多文人墨客的笔下却都跟苦思或伤怀纠缠在一起。无论是“如何三度槐花落,未见故人携卷来”,还是“槐花漠漠向人黄,此地追游迹已荒”,抑或“街北槐花倚马垂,病身相送出门迟”,都有悲凉之意。对此我一直颇觉困惑,恰巧我的手机荧屏上又唱起了一首写槐花的歌,依然是悲情的调子:“一个太阳满月亮,五月里来槐花香。槐花香,柳丝长,思念的人儿在何方……”

那凄美忧伤的旋律一下子就把我拽到了几时的故乡,脑海里瞬间闪过母亲正仰着脸用竹竿钩槐花的身影,禁不住低声吟唱道:“五月里来槐花香,儿在他乡想爹娘。想爹娘,泪两行,满心的话儿在谁讲……”唱着唱着,突然怔住:槐香——槐香——怀乡,原来这“槐香”恰好暗合了游子的“怀想、怀乡”之意啊!一下子困感全无。

平凡却重要

徐达德

我是一名机修工,每天的工作,都是在轰鸣的机器车间度过。没有明亮整洁的办公室,没有轻松自在的环境,陪伴我的,是冰冷的设备、带着油污的扳手,和日复一日的忙碌。刚入行机修的那段日子,心里难免有些落差。同是大学生,为什么别人就可以坐办公室呢?我几度委屈,甚至怀疑,这样平凡又辛苦的日子,到底有什么意义。

这种迷茫,在一次深夜抢修后,悄悄改变了。那天已经很晚,厂里一条关键生产线突发故障停机。整条流水线静止下来,几十个岗位等着复工,气氛格外紧张。我和同事们赶到现场,蹲在机器旁一点点排查故障。灯光不算亮,汗水顺着额头往下淌,衣服湿了又干,干了又湿,心里只有一个念头:尽快让机器转起来。

不知过了多久,我们终于找到问题所在。更换零件、重新调试,当熟悉而平稳的运转声再次响起时,整个车间都松了一口气。

身边有人握了握我那满是油污的手,说了句:“师傅,多亏你们,辛苦了。”

这就简单的一句话,忽然让我鼻子一酸。我第一次真切地感觉到,自己做的事情,原来这么重要。我守护的不只是一台机器,而是一条生产线的正常运行,是大家安稳的工作,是每个普通家庭的踏实日子。

我们大多数人,都不是站在聚光灯下的人。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,没有耀眼夺目的成就,只是在自己的岗位上,默默坚守,认真负责。有人在清晨清扫街道,有人在工地奔波忙碌,有人在办公室伏案工作,有人在车间守护设备。我们平凡、普通,却也是城市运转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。

日子久了,我慢慢明白,职业从没有高低贵贱,生活也不必人人都光鲜亮丽。靠自己的双手认真做事,不敷衍、不抱怨、不放弃,把每一件小事做好,把每一天的工作守好,就是最了不起的担当。平凡不等于平庸,普通也不代表无用。每一份靠劳动换来的安稳,都值得骄傲;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,都自带光芒。

如今再走进熟悉的车间,听着机器平稳的声响,看着自己修好的设备正常运转,我的心里多了一份坦然与坚定。不再羡慕别人的生活,也不再轻视自己的工作。

靠双手吃饭,凭努力生活,心安理得,堂堂正正。

“0添加”生活

郝好贤

整理厨房时,我翻出那罐去年囤的沙拉酱。配料表密密麻麻,字迹又小,我眯着眼,几乎要把脸贴上去,才勉强看得清。

那一刻,我忽然觉得自己的生活,不也正像这张配料表吗?手机里装满了从不敢卸载的应用,通讯录里存着连名字都对不上号的人,冰箱的冷冻层被预制菜塞得满满当当,仿佛只要“料”足够,日子就能熬出浓汤。直到锅边烤出一圈焦糊的锅巴,滋滋作响,才猛然惊觉,自己早已尝不出任何一种食材本来的味道。

自从体检报告上血糖数值逼近临界值,我被迫开始了一场“0添加”生活。戒掉了十年的奶茶,冰箱里的预制菜也被清空。利用阳台空间,按照书里介绍的栽培技术,搞起了蔬菜无土种植,有西红柿、黄瓜,还种了几棵吊起来的小西瓜。看着它们发芽、爬藤,心里生出来一种久违的满足感。早上摘一根黄瓜,拍碎,撒几粒盐,滴几滴香油,清冽的香气漾开来,把对血糖数值的忧虑一下压在了盘底。

夜里刷手机,手指划过屏幕,通讯录里的三百多个名字一一晃过:点赞之交、分开多年的前同事、仅有一面之缘的陌生人……当指尖悬停在多年前那个曾经无话不谈、如今似乎杳无音讯的朋友头像上时,犹豫了几分钟,最终还是按下了删除键。

去年搬家,我把攒了五年的旧衣物、未拆封的杂志、旅行时冲动买下的纪念品悉数捐出。潜意识里总以为,拥有越多越幸福。办的健身卡只用过三次,买了几本菜谱却从未动手实操,收藏的课程在文件夹里一眼未看……这些“未完成”的执念,像一把无形的枷锁,把我困在“想要”的牢笼里,却忘了什么才是真正的“需要”。

如今,我的生活,看上去近乎“贫乏”:电脑桌面上只有三个文件夹,不去过多地交际,每天只吃新摘的果蔬。可正是这样的简单,让我第一次触碰到生活的丰盛:有时间在阳台看日出,有心情在雨天静听檐角滴水,更有精力与自己对话,在深夜台灯下,写几行随心所欲的文字。

此刻,我坐在阳台藤椅上,捧着一杯温水。晚霞已褪尽,夜色四合,没有奶茶的甜腻,没有社交的疲惫。把生活里多余的“配料”清零后,剩下的,不过是一杯水、一阵风,和一颗终于愿意慢下来、与自己独处的灵魂。

试着做减法

甘正气

好像人人都在追逐日益完美、幸福的生活,仿佛铁匠铺里的伙计,拼着力气,淌着汗水,想要捶打出成功的人生。

好像人人都忙忙碌碌,好像个个都行色匆匆,像海水一样一刻不停地涌动着。不存在应有尽有,龙宫,也没有无纷无争的桃源。没有真正平静的大海,少有真正宁静的心。

不少朋友好像都有点焦虑。我以为我就算是夜猫子了,但比我睡得更晚的猫头鹰们还大有人在。深夜里,他们还睁大眼睛,思付着工作,谋划着生活,关心着孩子,研究着股票,盘点着积蓄,考虑着装修,准备着节日,什么都要有,一切都要好,没有什么事不重要。

这让我想起我曾经见过的山中大坝。青翠秀丽的两座山头之间,一道灰色的水坝横亘,阻断上游的源源来水,身后形成了一个辽阔的山中之湖。

如果大雨不歇,上游的泉水、溪水夹带着泥沙、土石向湖泊倾泻,咆哮的山洪裹挟着草皮、灌木像沸腾的岩浆、翻滚的热油一般奔涌到湖中,湖面越来越高,此时加固大坝无济于事,加高大坝痴心妄想,最安全的办法是泄洪,让大坝身后的怒海直泻而下。

减压的最好办法或许就是做减法。不用将湖底掘得更深,不用将大坝筑得更高,也不用将大坝修得更为坚固。不再执着于蓄水蓄水,也不用靠蓄水、蓄水再蓄水检测大坝的承受力。简单地放水一条生路,让水重新成为水,不再只为电而生,让水重启壮阔的旅程,让水与坝不再剑拔弩张,不再兵戈相向。

雨水总会从天而降,溪水总会从山谷流出。永远在上的穹苍,永远稳固的大山,难免会有逝水,我们为何要不弃涓滴?当心脏跳动的速度有点快时,跑动的我们不妨慢下来。当我们感到压力大得喘不过气来时,也可以试着做做减法,把那些不必要的焦虑、执念、比较,通通放走。